

醫案 下

潛齋醫書五種

上海文瑞樓印行



王氏醫案續編卷二 原名仁術志

古杭王士雄孟英醫案

秀水盛 錄少雲
錢塘周 鑄光遠
此大續輯

此察成合
法特一番蕩
滌之功故覺
少延時日耳
然涼劑已畏
其寒若加湯
散之品必不
敢服此治病
之所以難也

莊芝階今人之外孫汪震官春前陡患赤痢孟英診之脈滑數而沈面赤苔黃手足冷過時膝宣筋
軟痛小溲濶少伏熱為病也與大劑芩連梔棟滑石丹皮砂仁延胡查芻銀花草決明等藥兩服子
足漸溫而脚背紅腫起庖如蒲桃大一一十枚四服後腹痛減苔退而渴於原方去查芻砂仁加白
頭翁赤芍海蛇旬日後痢色轉白而腿筋抽痛乃去丹皮滑石赤芍加雞金橘紅生以石斛兩服痛
止溲長糞色亦正脚庖潰黃水而平穀食遂安改用養胃陰清餘熱之法而愈聞孟英治此證每劑
銀花輒兩許尚須半月而瘳設病在他家焉能如此恪信苟過別手斷無如此重劑况在冬春之交
誠古所未有之奇案後人恐難企及

吳馥齋室新產後嘔吐不止湯水不能下嚥頭痛痰多苔色白滑孟英用蘇梗橘半吳萸茯苓旋覆
薑皮柿蒂紫石英竹茹一劑知二劑已

鄭嫗患咳嗽自覺痰從腰下而起吐出甚冷醫作腎虛水泛治漸至咽喉阻塞飲食礙進即勉強嚥之
而胸次梗不能下便溏洩頻無一人不從虛論孟英診曰脈雖不其有力右部微有絃滑苔色黃膩
宣屬虛證以葦莖湯合雪羹加貝母知母花粉竹茹麥冬枇杷葉柿蒂等藥進十餘劑而痊
於上下甚至納食即吐多醫不能治孟英診之脈滑數有力是氣實而血熱也證不屬虛補藥反能
助病愈補愈漏胎無血陰而不長其所以不墮者氣分堅實耳與大劑清營藥血溢遂止而稀沫頓
虛則邪無出

路以致積補生熟此舌胎之所以黃膩也。益英以清熱化痰為治。尚是一半治病一半治藥誤也。

吐得飲即嘔口渴心忡氣短似促乃用烏梅投之覆杯即安次日能吃飯矣。

珠小輝太守令媛驟患頤腫連及唇鼻乃至口不能開舌不能出孟英視之曰溫毒也用射干山荳根馬勃羚羊薄荷銀花貝母花粉杏仁竹黃為劑并以紫雪搽於脣內錫類散吹入咽喉外將橄欖核磨塗腫處果吐涎而腫漸消詰朝即啜稀粥數日而愈。

一男子患便血醫投溫補血雖止而反泄瀉浮腫延及半年孟英診之脈數舌絳曰此病原濕熱溫補翻傷陰液與芩連梔芍桑葉丹皮銀花石斛棟實冬瓜皮鼈甲雞金等藥旬餘而愈。陸厚甫室陳芷潯王事之女也產後經旬偶發腕痛專用興溫補藥因寒熱氣逆自汗不寐登圓不能解而卧則稀水自流口渴善嘔杳不納穀僉云不起矣乃父速孟英診之脈絃數而滑曰本屬陰虛肝陽偏亢誤投溫補濁滯之劑氣機全不下降以致諸證蠭起醫者見而却走是未明其故也與沙參竹茹棟實廷胡梔連橘貝杏斛枇杷葉為肅肺以和肝胃法覆杯即安但少腹隱隱作痛於前方去杏貝竹茹加知母花粉從容白芍橘核海蛇乃解宿垢而瘳。

周子朝患惡寒頭痛發熱酷似傷寒而兼心下疼脹益英服之右部沈滑苔黃不渴溲如蘇木汁先以芩豉湯加梔連杏貝蔓橘為方服後微汗而不惡寒反惡熱雖湯飲略溫即氣逆欲死孟英曰客邪解矣清其痰熱可也與知母花粉杏貝旋滑斛橘枇杷芽根蘆地栗海蛇等藥果吐膠痰甚多而納食漸復惟動則欲喘於肅上之中佐以滋下為善其後而瘥。

濮樹堂室懷妊五月患春溫口渴善嘔壯熱無汗旬日後始渴孟英視之見其煩躁譁語苔黃不燥

孟英於溫熱
疲飲獨有心
得故遇此等
證如推枯拉
朽含觀諸侯
可以得治溫

曰疾熱阻氣也。病不傳營血藥禁用。試令按其胸次。果然堅痛而大解仍行法當。開上用小陷胸加
石菖蒲枳實舌貝。如鬱梔翹等藥。蘆服湯煎服。服二劑神情即安。四劑心下豁然。惟心腹如烙。嘔吐
不納。改投大甘寒加烏梅煩啜漸康。秋間得子亦無恙。

胡振華以花甲之年。患漏後出血水甚痛。自云洩頗長激似非大證。孟英察脈有滑數之象。與元參
生地犀角梔棟槐蕊側柏知母花粉石斛銀花甘草梢桑豆等藥。旬日而痊。踰四載以他疾終。
管氏婦自去秋患赤痢。多醫罔效。延至暮春。孟英診脈絃數。苔黃渴飲。腹脹而墜。日熱夜甚。用白頭
翁湯合金鈴子散。加芩芍。施斛吞。駐車丸。決旬而愈。

凡厥逆脉伏
之證其熱深
藏多不易解
昧卓識定力
不惑於證亦
必搖於衆議

漢樹堂室病。孟英甫為參愈。而樹堂繼焉起即四肢厥逆。脈伏惡寒。發熱頭痛。左為甚。惟口渴因與
葱豉二劑。熱雖退。脈仍伏。四肢冷過肘膝。大解煩行。人皆疑為虛寒。孟英曰。此證儼似陰厥。然渴飲
溲赤。真情已露。豈可泥於一起即厥而必定其為寒乎。徑投涼解熱果復發而肢冷脈伏如故。幸病
者堅信服藥不疑。至第七日。大便瀉出紅水。溺則管痛。嘔惡煩躁徹夜不眠。人更危之。孟英曰。熱邪
既已下行。可望轉機。以白頭翁湯加銀花通草芩芍。知斛梔棟羚角之類。投三日。紅水始止。四
肢漸和。頗有昏督證語。用王氏犀角地黃湯一劑。四肢熱而脈顯滑數。苔轉灰黃。大渴遺溺。病人自
述如卧烘箱上。於昨方加入元參。銀花竹葉生石膏。知斛。施斛。服一劑。夜間即安寐。而苔轉黑燥。於
昨方復加花粉。服一劑。熱退而頭面汗多。嬾言倦寐。小溲欲解不適。諸戚友咸以為危。各舉所知。而
羣醫僉之。挽救不及。病家惶惶。孟英曰。此證幸初起即予診視。得盡力以為死裏求生之舉。非比他
人之病。皆因誤治致危。然不明言其險者。恐病家惶惑而築室於道旁也。今生機已得。不過邪去真。

陰未復但當恪守子法。自然水到渠成。切勿二三其德。以致為山虧貴。賴有一二知音。竟從孟英議服西洋參生地。從荳麥。冬棟。知斛藥。一劑溺行紫粥。再服而黑苔退。三服而神清音朗舌潤。澤回。唯有効痰不能止。左偏頭微痛。於原方加二至桑菊貝母牡蠣。又復五劑。得解鞭矢一次。各患始安眠食漸適而瘳。

陳足甫溲後見血管痛異常。減餐氣短。孟英以元參生地知母棟實銀花側柏葉梔子桑葉丹皮赤豆為方。鴉湯煎服。二劑病大減。乃去丹皮柏葉。加西洋參熟地服之而瘥。

王開榮偶患腹中絞痛。自服治疝諸藥。而大便瀉血如注。孟英診之。左頤和右關尺。經骨者。寒也。火者。熱也。絃大而滑白色。紅端逆不寐。與葦薑湯合金鉛子散。加銀花側柏葉梔子。連二劑後。面紅退。血亦止。乃裁柏葉銀花加雪羹枯荷梗。又二劑。始發熱。一夜得大汗。周時而腹之痛脹。炎然若失。即能安寐。進粥改投沙參知母花粉桑葉枇杷葉石斛白芍橘絡杏仁冬瓜子茅根荷梗。三劑大解行而脈柔。安穀陳叟久患痰嗽。氣逆。夏初因惡寒。自服理中湯。遂痰中帶血。氣喘而厥。二便不通。冷汗。腹脹。孟英察脉洪大。按腹如烙。與葦薑湯加梔棟旋貝花粉海蛇外以田螺大蒜車前草搗貼臍下。即溺行而平。高某患兩膝後筋。腫脹。冷略不紅腫。卧則痛不可當。徹夜危坐。孟英切脈虛細。苔色黃膩。咽燥。溺赤。與知斛梔棟牛膝豆卷桂枝竹沥為方。送虎潛丸。旬日而瘳。

楊某方作事。不知背後有人潛立。回顧失驚。遂不言不食。不寐不便。別無他苦。孟英按脈沈絃以石菖蒲遠志。琥珀。膽星。旋貝。竹茹。杏仁。省頭草。羚羊角。為劑化服蘇合香丸。二劑大解行而啜粥。夜得寐而能言。復與調氣甯神蠲飲藥。數日霍然。

之氣橫逆
忽然發於汎
人心肝失所
平肝驅痰而
亦先標後本
病不甚重治
亦合法而難
收捷效者以
陰虛之體不
勝溫熱之氣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子散合左金加二陳竹茹枳實桂令數劑而愈續用從容兔絲淫羊杜仲桑椹木瓜續斷百合歸芍

孟英先用金鈴
後養血柔肝
平肝驅痰而
亦先標後本
病不甚重治
亦合法而難
收捷效者以
陰虛之體不
勝溫熱之氣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則危矣

趙聽樵令妹每汎至則腹脹嘔吐腰脊痠疼兩腿腫痛筋掣脫疼甚至痙攣多藥不效孟英以金鈴
散合左金加二陳竹茹枳實桂令數劑而愈續用從容兔絲淫羊杜仲桑椹木瓜續斷百合歸芍

漢東明令孫女素稟陰虛時發夜熱少餐不寐仲夏患熱發疹汎不當期而至孟英用犀角知貝石膏生地梔翫花粉甘草竹葉蘆根等藥不用地黃連珠也。肺氣收用石斛之利去其熱也。

方中加元參竹茹芍藥荷梗各患始減而心忡吐沫徹夜不瞑渴汗便黑改投西洋參生地麥冬小麥竹葉黃連真珠百合貝母石斛牡蠣龜板蔗汁諸藥而愈。季秋適姚益齋為室。

金亞伯廷尉造至產後惡露不行渴瀉痰多孟英以北沙參滑石生薏苡生扁豆蛤殼豆卷石斛竹茹杞杞葉琥珀茯苓等藥數劑而愈。

例設治不如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則危矣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利用

滌邪穢

也

此即四損

不可正治之

法

邵魚竹給諫患感。楊某作瘡治不應。始迓孟英診之。脈沉汗多。熱不甚。壯苔色厚。膩。嘔惡。煩躁。渴多。腿痠。顯是濕溫。因謂其令郎子旋曰。濕溫者。濕蘊久而從時令之感以化熱也。不可從表治。更勿畏虛。率補與宣解一劑。各恙頗減。奈衆楚交吟。謂病由心力勞瘁而來。況汗多防脫。豈可不顧本原。詳醫附和。遂服參歸。熟地之藥。病日以劇。最後吳古年診之云。此濕溫也。何妄投補劑。然已未從挽救。交十四日而殞。始悔不從王議。

康伯侯司馬之夫人。久傷謀慮。心火外浮。面赤。齒疼。因食西瓜。遂晚悶不舒。喜得熱。按泄濕不食。自覺舌厚數寸。苔色灰膩。孟英與厚朴滑石。葱白。薤白。桔梗。橘皮。薄荷。旋覆。省頭草。一劑霍然。葉杏江仲郎。患發熱泄濕。醫治十七日不效。骨瘦如柴。音嘶氣逆。所親許正卿薦孟英診之。脈數大渴。汗多苔黃。以竹葉石膏湯加減。十餘劑漸以向愈。大解反極堅燥。繼與滋養而康。

張某患發熱。醫知其非寒邪也。用清解藥數劑。腹痛異常。身面漸黃。孟英診之。脈滑實。腹脹口乾。與茵陳大黃湯兩劑便行。而各恙霍然。

魏女患脚腫。嘔吐。寒熱。便祕。孟英與龍膽瀉肝湯而立效。繼有孫氏婦患此。亦以是藥獲痊。

馮媼患左目胞起癰。繼而痛及眉棱額角顛頂。腦後筋掣難忍。醫投風劑。其勢孔亟。孟英診脈絃勁。舌絳不饑。與固本合二至桑菊。犀羚元參。牡蠣龍甲。白芍。知母。石膏丹皮。細茶等出入。互用。匝月始愈。

漢樞於酷熱之秋。渾身生瘡如疖。痛楚難堪。小溲或祕或瀕。大便登圊。非努掙不下。卧則不能收攝。人皆謂其虛也。孟英診脉滑數。舌紫苔黃。而渴與白虎加花粉竹葉梔子白微紫。苑石斛養柏十餘

此亦肝經鬱熱之證。孟英善於調肝。故應手軒效。

創而痊。

姚小衡太史令姪女初秋患寒熱而汎適至醫用正氣散兩劑遂壯熱狂煩目赤譖語甚至欲剗欲
縊勢不可制孟英按脈洪滑且數苔色乾黃六絳。腹悶腹脹拒按畏明口渴氣逆痰多與桃仁承氣
湯加犀角。用石膏知母花粉竹沥甘菊人謂熱雖熾而汎尚行何必大破其血而又加以極寒之藥哉。
孟英曰叟勿過慮恐一二劑尚不足以濟事果服兩大劑始得大便而神清苔化目赤亦退改用甘
寒以清之繼而因為更衣即脈滑苔黃而腹脹更與小承氣湯二劑使行而各恙已數日後又如
故仍投小承氣湯二劑凡前後六投下劑纔得波浪不興漸以清養而瘳季秋適江右上高令孫明
府之子沛堂為室。

董曉書令正素患腕痛甚至暈厥今秋病腰疼腿木胸悶氣逆不能卧胡某進溫補藥而喘汗欲脫
杳不思穀孟英切脉虛細中兼有絃滑舌絳而渴乃陰虛扶痰耳與沙參從容木瓜石斛蛤殼藥藜
石英茯苓紫苑杏仁棟實首烏牛膝諸藥旬日而安繼加熟地黃服之全愈。

王葦塘患滯下醫投枳朴檳查之藥數服後肢冷自汗杳不進穀腕悶腹脹小溲牽疼舉家惶惶孟
英視脈細濇舌絳無津是高年陰虧伏暑傷液況平昔茹素胃汁不充加以燥烈之藥津何以堪因
與沙參銀花從容白芍石斛木瓜甘草棟實扁豆花鮮稻頭數劑痛悶漸去汗止肢溫乃加生地阿
膠麥冬柿餅蒲桃乾等以滋之居然而痢止餐加惟舌色至匝月始津潤復常陰液之難充也如此
沈綬齋令堂患滯下色白醫與溫運病勢日劇腹脹昏瞀湯飲不下孟英診為伏暑用芩連滑朴等
藥沈疑高年且素患腕痛豈可輒用苦寒孟英再四剖陳始服半劑病果大減不數劑即愈按此等

證甚多。奈執迷不悟者雖剗切言之不能解其惑亦可哀也已。

一叟患滯下色白不刺不饑不渴腹微痛而不脹孟英切脈遲微進大劑真武湯加參而愈。

程秋霞子患腦漏醫與辛夷蒼耳之藥漸有寒熱改用柴葛羌防數劑遂致寒熱日發數次神昏自

汗熱甚可危孟英用竹葉石膏湯一劑寒熱退而神清進粥繼以甘涼清肅復投滋潤填陰旬日而

健未浚宣令堂患滯下醫聞色白而與升提溫補旬日後肢冷自汗液脫肛墜羣醫束手慮其虛脫

因挽漢樹堂乞診於孟英曰藥誤耳與大劑行氣蠲痰清熱之藥果漸吐痰而痢愈又其令弟同時

患此五色並見神昏肢搐大渴並腫腹痛後熱危險異常孟英察脈細數與白頭翁湯加犀角生地

銀花石斛棟實延胡索連滑石丹皮木通甘草梢等藥三劑後熱退神清溺行搐止乃去犀角草梢

丹皮滑石木通加砂仁拌炒熟地山楂炭服之漸安半月而愈。

姚小衡大令患瘧寒微熱甚日作二次汪某與柴胡藥二劑勢遂劇舌絳大渴小溲全無孟英曰津

欲涸矣與西洋參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麥冬梔子百合竹葉投之五劑而瘥止越三載以他疾終其

遺室同時患此嘔吐腹痛畏寒不渴苔色微白孟英與小柴胡湯三飲而瘳。

孫渭川年踰七旬脈象六陰按之如無偶患晉嘶痰嗽舌絳無津孟英用甘涼清潤法音開而嗽不

已仍與前藥轉為滯下色醬黑赤脣旁堅硬按之趕趕舌猶枯絳湯飲不饑人皆危之孟英曰藏熱

由府而出利不足慮第高年陰液難充不能含涼潤為方苟犯溫燥其敗可知幸渠家平素恪信竟

服犀角地黃知母銀花從蓉花粉麥冬白芍石斛棟實等藥十餘劑利止而脣旁柔軟因去犀角加

西洋參又服兩旬始解燥矢而溲澈胃甦又服半月復得暢解舌亦潤澤而愈。

王耕藍室素患瘧痛近發寒熱醫與溫補漸至胸痞嘔呃譫語神昏舌絳而赤足冷自汗瘧仍不休
孟英用元參犀角石膏菖蒲連翹杏仁貝母旋覆竹茹枇杷葉竹黃柿蒂竹瀝鬱金諸藥化服萬

氏牛黃清心丸數服而愈

潘祥行在外患瘧買舟歸就孟英視曰苔膩脈更伏邪所化不與正瘧同科風寒藥一味不可犯薑
棗湯一滴不可啜與知芩橘半滑朴杏斛花粉省頭草一劑而病若失此等案極多姑載一二
張興之令堂久患瘧嗽礙卧素不投補藥孟英偶持其脈曰非補不可與大劑熟地藥一飲而睡與
之曰吾母有十七載不能服熟地矣君何所見而重用頓投孟英曰脈細痰鹹陰虛水泛非此不為
功從前服之增病者想必雜以參术之助氣昔人云勿執一藥以論方故處方者貴於用藥之恰當
病情而取舍得宜也

瘧亦分經而治若陽明瘧正以白虎湯為主副有專守一小柴胡而能愈病者

陳足甫室懷妊九月而患瘧目不能瞑口渴自汗便溏氣短醫進育陰清解法數劑不應改用小柴
胡一劑而咽疼舌黑心頭絞痛乃翁仰山聞之疑其胎壞延孟英過診曰右脈洪滑雖舌黑而胎固
無恙也病由伏暑育陰嫌其滋膩小柴胡乃正瘧之主方古人謂為和劑須知是傷寒之和劑在溫
暑等證不持平足異經而人參半夏薑棗皆不可輕用之藥雖有黃芩之苦寒而仲聖於傷寒之治
猶有渴者去半夏加括婁根之文古人立方之嚴密何後人不加體察耶投以竹葉石膏湯四劑瘧
止便祕口渴不休與甘涼濡潤法數劑忽腹鳴泄瀉或疑寒涼所致孟英曰吾當以涼藥解之人莫
識其意問難終朝語多不備錄果以白頭翁湯兩啜而愈迨季晚秋後發熱不蒸乳惡露淡且少家
人欲用生化湯孟英急止之曰血去陰更傷豈可妄疑瘀停而攻之與西洋參生地茯苓石膏女貞

旱蓮甘草為大劑數日而安繼因觸怒少腹聚氣如瘕癰痛夜甚人又疑為涼藥凝瘀所致孟英力
為辨折與橘核橘葉橘絡棟實荳蔻木香梔戾烏藥絲瓜絡海蛇鴉石斛兩頭尖等藥外以葱頭搗
爛貼之兩劑後腹中雷鳴周身汗出而痛止人見其汗慮為虛脫急追孟英視之曰此氣行而病解
矣但脈形細數陰津大傷苔黃苦渴亟宜潤補奈樞機室滯滋膩難投且以濡養八脈為法服之各
恙皆蠲眠食漸適緣平素多鬱易犯秒氣煩發脘痛屢次反復孟英竭力圖維幸得轉危為安漸投
滋補而愈

胡季權子珍官甫六歲目患內障繼則夜熱痰嗽小溲過多醫作童損治服滋補數月病日以甚孟
英持脈右大口渴苔黃曰伏熱在肺法當清解及詳詰其因始言病起瘡後蓋餘熱未淨而投補太
早與滑石知母花粉桑葉茅根枇杷葉蘆根冬瓜子杏仁服二劑偏身發出斑塊又二劑斑退苔化
乃去滑石加沙參餌之其熱頭面先退次退四肢以及胸背又數日甫退於腹人皆詐其熱退之異
孟英謂熱伏既久復為半年之補藥膩滯於其間焉能一旦盡滌其勢必漸清而漸去也熱退既淨
溺亦有節疾瘳遞蠲餐加肌潤而內障亦漸除矣

顧秦雲季秋患感醫作虛治補及旬日舌卷痙厥腰以下不能略動危在須臾所親石誦義延孟英
設死裏求生之策察脈虛促欲絕先灌紫雪一錢隨溉犀角地黃湯二大劑服下厥雖止而舌脣滿
黑目赤如鳩仍用前湯三日間計服犀角兩許黑苔漸退神識乃清而呃忒頻作人猶疑其虛也孟
英曰營熱雖解氣道未肅耳以犀角元參石花連翹銀花竹茹知母花貝母竹葉為方服之次日
即下黑虧矢甚多而呃忒止又三劑連解膠黑矢四次舌色始潤略進米飲腿能稍動然臂已瘡穿

矣。與甘潤育陰藥續解黑矢。又五次便溺之色始正。投以滋養。日漸向安。己酉舉於鄉。其弟翰雲患左膀間腫。輒而疼。暮熱渴。亦舌絳而渴。孟英按脈細數。徑用西洋參生地。麥冬。棟實。知母。花粉。銀花。連翹。甘草。黃柏等藥服。旬餘而愈。

康康侯司馬令郎爾九在玉環署中。患心忡自汗。氣短面赤。霎時溲溺數十次。澄澈如水。醫僉謂虛補之曰劇。乃來省就。孟英診焉。左寸關數石。絃滑心下似阻。因作痰火阻氣。心熱移肺。治用蛤殼黃連。桔實。棟實。旋覆花。粉橘紅。杏仁。百合。絲瓜絡。冬瓜子。海蛇。麥芽。竹茹。竹沥。梨汁等出入為方。服之良愈。而司馬為職守所羈嘗患恙。亟請孟英診視者再四。竟不克往。繼聞司馬於冬仲竟卒於廄。乃知病而得遇良手。原非偶然。前歲遇而今歲不能致。豈非命也耶。

許自堂令孫子社患感。延至秋杪證文二十八日。諸醫束手。渠伯母鮑王士夫人薦孟英診之。左部數右手僵。若魚翔。疾嗽氣促。自汗。壅癰。苔色灰厚。渴無一息一停。垂危若是。而皓首之祖孀母少妻。相依為命。環乞拯救。甚可憫也。孟英曰。據脈莫能下手。吾且竭力勉圖。第恐一齊衆楚。信任不堅。則絕無可望之機矣。其母長跽而言曰。唯君所命。雖砒鳩勿疑也。於是先以竹葉石膏湯加減。至五劑。氣平。嗽減。汗亦漸收。苔色轉黑。舌尖露絳。改投元參生地。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葉。銀花等藥。又五劑。瘻癰漸減。舌絳漸退。彼婦翁召羽士為其拜斗。飛符噀水鼓樂喧鬧。病者即譙妄不安。神昏如醉。羽士反為嚇退。夤夜速孟英視之。與紫雪錢餘。神即清爽。仍用前方重加竹沥。服八劑。始解黑如膠漆之大便。而黑苔漸退。右脈之至數始清。惟煩渴不減。令其恣啖北梨。舌纔不燥。痰出亦多。又六劑。舌色乃淡。溲出管痛。熱邪得從下行矣。凡十二日之間。共服大劑寒涼。已二十四劑。計用犀角三兩。

有奇而險浪始平。續以前法緩制服六劑。又解黑矢五分。手足始知為已有。又五劑筋絡之振暢始定。略能側卧。嚦語乃息。漸進稀糜。繼灌甘潤。充其胃汁七八劑後。渴止知饑。脈皆和緩。又決旬穀食。乃復又旬餘。便溺之色始正。前後共下黑矢十餘次。苔色亦淨。授滋填善後。而康是役也。凡同道者。許之族人戚友。莫不以為秋冬之交。用藥偏寒。況病延已久。敗象畢呈。苟不即投峻補。必致失手。既聞鮑夫人云。歸許氏二十餘年。目擊多人。無不死於溫補。此等病曾見之。此等藥益未嘗聞也。孰知如此之證。有如此之治。求之古參。亦未前聞。傳諸後賢。亦難追步。蓋學識可造。而腸熱膽堅。非人力所能及。此孟英所以為不世出之良醫也。

熱傷少陰

段春木。秋杪患發熱而腰腿痛如刀割。孟英視之。略不紅腫。脈至細數。苔色黑燥。渴亦便黑。與西洋參。麥冬。生地。犀角。銀花棟。竇石斛。知母。甘草。竹瀝。蔗汁。為大劑。投之。熱漸退。痛漸已。惟舌絳無津。仍與甘涼濡潤為方。數日後。忽舌絳倍加燥。及咽膈水飲不能下嚥。孟英曰。真陰涸竭。藥難奏績矣。然竊疑其何以少愈之後。驟爾陰枯。或者背予而服別藥乎。繼其契友來詢云。段死於舌出。此曷故歟。孟英聞之。爽然大悟。因擷傷寒女勞復之文示之。其人頓足云。良然。彼於少愈後。曾宿於外。次日歸。即轉劇。苟直陳不諱。或尚可治。孟英曰。未必然也。燒視散亂失湯。皆從足少陰以逐邪。不過熱邪襲入此經。所謂陰陽易是也。今少腹無絞痛之苦。原非他人之病。易於我真是女勞之復。以致真陰枯涸。更將何藥以驟復其真陰哉。然從此而女勞復與陰陽易一虛一實。有定論。不致混同而談治矣。顧昇庵參軍之仲郎。久患多疑。善恐不出房。者數年矣。食則不肯與人共案。卧則須人防護。寡言善笑。時或遺精。多醫庸藥。略無寸效。孟英切脈甚滑。數與元參丹參。竹黃。竹茹。丹皮。黃連花粉。梔子。海

蛇羹薑為劑送服當歸龍鬚丸四劑即能出署觀劇遊淨慈而登吳山參軍大喜歎為神治次年為之配室。

陳某偶患溏泄所親鮑繼仲云余往歲患瀉治不中肯延逾年載幾為所困今秋患此服孟英方數劑霍然故服藥不可不慎也盍延孟英治之陳因中表二人皆知醫招而視之以為有便輒投以溫補健脾之藥數日後瀉果減而發熱昏煙咽喉黑腐其居停瞿穎山疑病變太速囑其請援於孟英孟英診曰遲矣病起泄瀉何必為寒正是伏邪自尋出路而溫補以固留之自然內陷厥陰不可救藥果即殞焉繼有高小垞孝廉令弟兩生因食蟹患瀉黃某用大劑溫補藥瀉果止而頭筋痠痛舌絳嘔渴口氣甚臭孟英持脈沈數曰食蟹而後瀉會逢其適耳脈證如斯理應清潤奈病人自畏涼藥復貯於吳某亦主溫補服及旬日昏煙舌黑而斂

金某久患腕痛按之漉漉有聲便祕溲赤口渴苔黃杳不知饑絕粒五日諸藥下嚥傾吐無論孟英察脈沈弱而絃用海蛇羹薑各四兩煎湯飲之徑不吐痛亦大減繼以此湯煎高麗參黃連棟實延胡梔子枳椇石斛竹茹柿蒂等藥送服當歸龍鬚丸旬日而安續與春澤湯調補收續蓋其人善飲而嗜瓜果以成疾也

此肝氣挾停
飲上逆也緣
氣嗜瓜果胃
陽久傷故於
平肝滌飲之中
如參以扶
胃氣

喬有南年三十九歲患牝瘡二旬醫治罔效所親徐和園疑為伏暑近孟英往診脈微無神倦卧奄奄便祕半月溺赤不饑瘦多口甘稍呷米飲必揉胸搘背而始下苔色黑膩而有蒙茸之象乃曰此精氣神三者交虛之證不可與時行伏暑晚發同年而語也幸前手之藥法主運中尚無大害與參尤桂附沉香拌炒熟地鹿角石英菟絲杞歸茯杜仲棗仁菟絲山茱萸皮霞天鈣胡桃肉等出入為大

剝投十餘劑。寒後始有熱而苔色乃退。口不作渴。甘痰亦日少。粥食漸加。即裁桂附白朮加石斛。又服七劑。解黑燥大便甚多。凡不更衣者四旬二日矣。寒熱亦斷。安穀溲澄而竟愈。或謂先生嘗嘗人溫補之非何。一旦放手而大用。孟英曰。溫補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廢也。第用較少耳。世之醫者。眼不識病。僅知此法可以媚富貴之人。動手輒用。殺人無算。豈非將古人活世之方。翻為誤世之藥。可不痛恨耶。

此與前案虛實相反正可對看

此當是痰閉氣結之故。蘇合丸。香附。氣功。愈若夏肝浮氣逆益以香附之藥。安能愈乎。

陳婦患心癆。月餘腹脹便祕。夢多不眠。口淡脈滑。孟英主連朴橘貝杏如旋苑杷。疾為方數劑即瘳。孟英治其令弟季傑之遺症。因夜間未寐。侵晨飲酒解寒。適見人爭諍。即覺心跳欲吐。家人疑其醉也。而欲吐不出。氣即逆奔如喘。且肢麻手握。語言難出。又疑為急痧而欲刺之。孟英聞而視之。脈象絃駛。曰。夜坐陽升。飲醇則肝陽益浮。見人爭諍。是驚則氣更上逆。不可刺也。灌以蘇合香丸一顆。下咽即瘥。

黃履吉截瘻後。患浮腫。趙某聞其體素虛。切其脈弦細。遂用溫補。馴致呃忒不休。氣衝礙卧。飲食不進。勢瀕於危。請孟英決其及返餘杭否。孟英曰。脈雖強細而有力。子必誤服溫補矣。肯服吾藥。猶可無恐。因與括囊丸。白芍。小陷胸。橘皮。竹茹湯加柿蒂。旋覆。蘇子。香附。赭石。紫苑。杷葉為方。四劑而瘳。呂馥齋。至春間。姪子不育。汎事亦未一行。偶患嘔吐。發熱眩晕。心嘈大解。溏泄。口渴腹痛。或疑其娠。或疑為損。孟英診曰。產及一載而經不至。腹不脹。脈弦緩。非娠非損。乃血虛痰滯而感。冬溫也。以羚羊淡茹竹茹白薇梔子杷葉知母葱白花粉投之。三劑熱退吐止。去葱。改羚羊加生地甘草橘皮調之而愈。

盛犀林廣文之僕患血痢自秋徂冬半年罔效孟英察脈細弱而口乾腰膝痠疼與鹿角霜從容拘
杞杜仲菟絲續斷血餘石脂木瓜砂仁末炒熟地黃十餘劑而痊

徐月巖案惠周身林木四肢癱瘓口苦而渴痰冷如冰氣逆欲嘔汎愆腹脹煩飲極熱薑湯似乎暢
適深秋延至季冬服藥不愈孟英診脈沈弦而數曰溺熱如火乎間有發厥乎病者唯唯遂以雪
旋赭施棟始解知母花粉桑枝羚羊橄欖蛤殼為方送下當歸龍骨丸服之遞效二十劑即能起復
乃去羚赭加西洋參生地從容糲投之漸愈

張肖江妹暮冬患感朱某進溫散藥數服病日劇比孟英視之目瞪不語面赤氣逆晝夜需人抱坐
四日不著枕矣乃冬溫挾痰誤提而氣不肅降也以旋赭杏貝花粉茅根冬瓜子紫苑薤白草大蘇
子石菖蒲竹瀝為劑薑服湯煎三劑大便行而能卧矣自言胸中迷悶改用小陷胸合三子養親加
沙參知母旋貝竹茹枳杷葉數劑熱退知饑而愈嗣有王炳華子患感葉某用溫散藥而氣逆礙卧
四明老醫王秉衡作腎虛不能納氣治連服大劑溫補喘嗽益劇面浮跗腫擡肩自汗大渴脹痛乞
治於孟英已半月不交睫矣診其脈右部絃大而強舌根黑苔如煤者兩條面黎形瘦幸而大渴溏
泄得能消受許多誤藥徑與旋赭黃連枳實括萎蘇子杏仁紫苑生石膏薑服汁六大劑始能就枕
而大渴不止腕腹反形痞脹按之堅痛乃去旋赭少加白芥子半夏薤白兼今日啖北梨數十枚服
剉嗽止而跗腫渴澀亦皆霍然矣凡啖梨三百餘斤聞者莫不詫異

王氏醫案續編卷二終



南京中医大图书馆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到网盘